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十

明 婁堅 撰

墓誌銘七首

唐長君伯和墓誌銘

嘉靖中邑之賢而不試者唐先生道虔其尤也其門內之化以仁讓相先至今稱於人人有子三人而伯和為嫡長子不及識先生而獲從其季道述先生游以父事

焉自年十六七時已數過其家見先生每顧從子而與之言未嘗不名之而三子者亦未嘗不肅然唯諾惟謹其後予年漸長每過見之無不然者葢是時伯和已逾壯而强矣其年止四十有七而歿距今不過二十餘年之間耳嗚呼尚復有事其從父之恭而友愛其弟若斯人者乎此予所為歎息累欷而為之銘者也君諱時雍母孺人沈氏其娠君也晚時二弟之母盧孺人已在側室矣君先仲一年生父母憐愛之特甚然君之視其弟

初若不知為異毋也道虔先生跧伏東海之濱而名聞四方然卒老於諸生以貢選為撫州府學訓導又道病以卒人謂必將大發之於子君資性敏鋭雖孤童能自奮勵既與仲同補邑學弟子員顧屢進不遂而家業日益落乃去城居力農田間以謀其生而以閒績學綴文務弸中而彪外識者咸共推讓然終不為有司所知豈非命哉其後仲以病瘍死哭之而傷又不勝其感觸乃復攜家入居城中自是終君之世不復屑意進取於生

產亦泊如也日與故人為綦酒之會以自娛適而已當仲之病也兄弟各居南北相望念欲朝夕視食飲醫藥即舁歸其家百計求療之所需藥物或與黃金同價必購得乃已推其心以為幸而吾弟得生雖其身與妻子之衣食有不足顧者矣君之疾以瘵先是嘗咯血數升遂積以成疾自君再來城中始僦友人園居凡再徙乃定邊城之北偏予得數追隨焉察其意色非復往時之精鋭幾無所役其心者而一旦遘疾不起知君之深者

固曰宜也君至性過人於孝友最篤而平生所遭意外卒然之變屢矣十八而哭訓導公踰冠而哭其妻至於哭弟痛與顇并殆於不能獨生皆極生人之慘酷也又其遇事剛果而必以精諦出之非獨於學問也吾鄉之土種宜吉貝然皆隨手下種俟其叢生然後芟繁培碩君獨分畦而播之夏秋之交離立平疇若貫繩然以故其收更倍於上農然君亦坐是罷矣或有言秋露釀酒最洌每晨朝入稻畦中以布收之不難得也君獨曰不

然但人取一箕挂頸垂膺貯大缶以威而以小缶斛取當尤多且潔試之果然君於小物其用心如此況其大者乎平生百憂攢心而又不肯偷以自逸蓋古之君子其以此而夭者多矣元配陸氏父曰鄉進士濬年十一而失所恃舅姑憐之即迎以歸又三年而成婦俄而羸疾夭死得年僅十七所舉唯一女而女又以贅廢何其薄祜也然而婦德備有姑老且病夫婦同侍之寢床第近在姑傍晝日常寘而顧能安之於户内之事無不怡

色柔聲非終日與居者不能識其語音也叔時尚稚撫之尤有恩繼室以郭氏同安縣令山之孫與陸孺人為中表姊妹道述先生聞其婉嫕而聘焉自幼習聞同安之孝養其於烹飪滑甘尤精也伯和好客兼味時設而孺人終歲獨飽藜藿至客為叔來者不待入白嫂而已為具膳矣伯和卞急或時加誚讓夷然不屑也徐令自悔而已仲方卧病時每食必思異味非嫂之調亦不甘也病久益善怒亦不知味為何等或怒至泛其盤盂狼

籍滿地而孺人不為怪也必更具以進聞其食則私以為喜不食則私以為憂道述先生至比之於慈母孝婦焉其視仲叔之子如己子也仲叔之子之視之亦如其親母也伯和既歿二子未成立家益貧孺人歸田間晝耕夜舂與僮僕均其勞苦積病侵尋以萬歷乙巳冬十一月卒年六十有四卽以明月辛酉穿竁而合祔焉墓在何家浜先塋直訓導公墓南數步而二子敏行敏思來請銘君生於嘉靖己亥卒於萬歷乙酉陸孺人以癸

卯生己未卒而郭孺人之生嘉靖壬寅其卒也為萬歷乙巳男子子二人敏行敏思也女子子二人長嫁周其位者即贅女也次嫁諸生陸永熠嫡孫男曰懋醇敏行之言曰先君先妣之葬二十有二年矣惟是宅穸之事皆吾叔父任其勞費焉所以責諸幽者將有待而請也日者吾母之病亟矣猶呼敏行使就督學御史試曰吾數病數起兒勿憂也敏行泣不忍行謂當奉侍湯藥耳而不幸遽至於大故痛何如也吾叔父之狀吾父母可

謂具其概矣此不肖孤之所不能盡知也幸憐而賜之銘予受其狀讀之至言君方成童時父攜之登寺閣告以閣下藏兒衣所其後過之未嘗不思母泣下父歿之年以六歲小弱弟而所至必攜與俱一日不在側即悽然而不樂平生負氣不肯屈於人及聞從父之規則忿然不平者旋廢然而反嗚呼此豈可望於世之君子哉君雖不遇於時又不克於永年然所以貽後之人者遠矣予之先大母於君母為姑先人少從訓導公受易比

冠學成君與其仲又皆師事焉不獨講舅甥之禮故兩
家往來甚密予雖既冠受室猶入拜郭氏嫂於梱內如
兒童時然則非予其誰宜銘銘曰
氣之剛或謂其不長中之厚夫何艱於下壽嗟人生之
不可期胡拘拘謭謭以為疑城西之原從以二嬪依爾
先人曰是惟孝友唐長君之墳

處士宣孝先墓誌銘

邑之聚族而居者其在四郊往往以姓氏稱於所居之

鄉若城居而族繁緒遠者數姓而已宣氏自邑始建巳
定遷東城國初編氓曰壽一生子道興道興之嫡曰文
能有弟文忠少依外舅殷從徙雲南文能生孟宗孟宗
生西安府同知彔始以儒顯其嫡曰廷政廷政之嫡興
國州吏目希文娶於金生四子而君爲季葢其世凡七
傳矣中間時或戚衰而族常聚居堂搆無改君於兄弟
中獨爲孤童能攻苦自力雖不得志於諸生閒居好稱
述南宋以還儒者之言意度凝然若不屑意於治生者

與其子嘉士先後皆授經自給然一門内外率能以勤
佐儉漸拓其業晩而更營新居顧其配徐相與樂其子
之養志里閭之人無不羡之者君夫婦始於艱辛終於
宴樂未老而傳同年壽終其亦可以無憾於人世矣君
諱光祖孝先其字當興國時巳耗其先貲又不幸卒官
君年纔十一耳既葬而析箸所受屋三間金五十兩而
巳凡娶與養皆取給焉會邑中於倭而築城之役興君
謂不可以吾少故獨使兄任之則又耗其金十之三至

力不能娶則往就徐翁受室焉家日益貧學日益勤而小試數不利然終無慼容比壯始補諸生常以身兼僮奴之勞一日於風雪中拾遺金竚立以待求者有老傖號哭而來曰兒以逋賦被縶鬻婦以償而又失之天乎兒終庾死耳君驗其言實竟還金焉當是時甚厨常絶炊而君不為動也性尤篤於孝友念母氏春秋髙何有何無絶不使知之伯兄以賦役輸布京師至則法已變矣司農較不中程下有司更徵計其直多至萬餘兩而

所輸布又以在官物人莫敢貿易同役者皆惶迫無所措君上白事巡撫宋公請減價半給屯兵以當餉而責諸解户止半償庶可辦宋從其議衆以少紓歲嘗大疫仲兄之室無不病者嫂且病歿君晨夕視兄湯藥卒以獲痊邑有人師曰殷方齋先生君少及門終身思步趨焉數稱志士不忘溝壑與其過而浮夸無寧拙而朴野其於賙人之急容人之過殆少成也嘗試陽羨見羣賈人殊狼狽問之則遭掠不能歸也即損槖裝佐之里中

兒盜斫中田廬樹二十餘株其材皆已拱及廉得之憫其貧甚貸不問也有夫婦苦繼父虐使自鬻於君父聞來訴即出券還之不責其直君以貧士積纖嗇致少贏而凡事依於寛仁長者多此類也徐孺人之父曰漢母錢氏徐翁葢識君於兒童時故許以女及婚未幾即語君曰婦不事姑禮歟君遂與孺人歸見於廟姑與諸姒皆宜之已而舉女及男矣而朝夕所須往往仰其十指男又善病肉銷目昏積憂勞成疾又歸哭其母疾有増

馬聞君還金喜曰此於士人為尋常事耳顧脫人於困
厄非細故也吾母子其得生乎夜夢純陽真人療以九
藥遂得漸瘳而君亦夢三神人攜兒入門謂曰吾自水
府取兒還汝驚喜而寤則兒已能張目視人矣君雖晚
而稍饒然自此益務為德内自宗黨外及所知靡不逮
焉尤拳拳於掩骼埋胔而孺人亦追念窘乏之時更慫恿
之不少阻姑暮年喪明孺人常不去側行則扶食則進
箸如撫嬰兒年躋九十無疾而終嘉士再娶踰壯未有

男因為置貳連舉三子孺人顧而樂之比長孫娶婦喜謂之曰吾年未三十病幾殆恃粥以生盛夏猶帕首今又四十餘年幸獲庇於新居冬無淒風夏違烈日常櫛髮加餐躊躇畦圃又得見新婦之婉娩也吾始意不及此因時時言昔之勞瘁以為戒未幾而病遂以不起君素康彊無恙又善攝生少與從兄仲濟先生以讀書談道為樂晚而彌篤春秋佳日每過其所善未嘗不與俱家居率終日相對比兄歿所與為社會者皆蒼顔白髮

之叟也居常好獨遊往返必數里以為常一旦以哭徐孺人外若能自遣而中不勝悼時扃戶有所簡較家人不知所為歿乃得其手疏處分甚悉又嘗過其舊廬拂拭祠宇裴徊移日乃還尋臥病三日而逝殆其神清豫知大故之將及乎臨終所以訓勅其子孫皆立身接物之大端要歸於無忝所生而已凡生二男一女長即嘉士次吉士年十二而殤女嫁張煒已前夭孫男三人曰兆熊麟徵兆龍孫女一嫁張文遇歿之明年乙卯嘉士

卜吉於守信鄉南斜逕之原以九月二十七日庚子窆自為狀來請銘予辱交於君父子間女又嫁為冢孫婦其不可以辭乃敘而銘之銘曰

同年而生歲戊戌嬪先六十又二日維令之冬月初朏雉入水兮征鳥疾同年而終歲甲寅夫子後之律蕤賓紛五絲兮命莫續鼓盆之歌閲三旬美哉輪奐誰歟發歌兮哭兮生且殁昔頌禱兮今輓歌何者為枯何者菀卜則食兮玄堂開撞堅瑑密聲喧豗銘以昭之安且固

一善百禳靡眚災

灊山縣學訓導沈君墓誌銘

昔者夫子之論士蓋先之以有恥然後及於其才若夫孝弟立乎大矣而未究行己之全也乃至硜硜小夫而亦有取焉者彼誠無恥之恥也哉而孟子亦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夫才畀於天各有定分不可强也而行己存乎人顧所自立無不可勉也而今世之士往往自多其才謂機變所以濟事寡廉鮮恥而曰吾不欲

為硜硜耳嗚呼此為士類之蠹而已予自壯及衰所交四方之士為不少矣有友二人焉曰徐君錫沈君禮者殆孔子之所謂狷也然獨其所與厚善能深知之耳其他或漫不訾省或更嗤笑之曰安用是拘拘愚不適時者為哉二君及予皆久困諸生以老君禮需次學官貢於京師以歲戊申選為潛山縣學訓導居二年其子景曾往為君六十壽吾輩咸賦詩贈之予又為序之以謂潛之天柱漢武之所祀為南岳也即善病春秋佳日宜强一陟其巔而君先已病痁困

甚矣明年春竟以其喪歸可痛也已景魯卜地於東郭趙涇之原將以歲癸丑十一月七日辛酉遷君之殯而葬焉乃具其行狀而來丐予銘且曰凡吾先子之執皆所畏也而尤於先生數有知我之歎是宜有辭以掩諸幽嗚呼予尚忍銘吾友也哉君諱賓君禮其字一字用卿世為嘉定人其先有諱珏者以宣德乙夘舉於鄉未有繼者君感慨自奮蹄冠學成以經明行修見稱於時里中父兄爭願得君為子弟師君外和而內嚴設為科

條以教學者不肯少縱弛始或厭苦之已去而無不佩服焉咸曰玉鄰先生實人師非獨以經也君為文章淹雅温潤而初不見其自喜之色嘗試於鄰郡邑還書報其父或有見之曰可幸無咎而已及主者第其文每署為第一與人言煦煦若恐傷之談笑終日而無一猥褻之語然往往令人解頤性不耐酒飲未嘗豪而時亦至於醉醉後輒歌太白長句酣適之味乃過於酒人也人謂君於科第直掇之耳而連困京兆不為慍顧曰吾豈

敢望此哉其謙退出於天性如此方成人之年即遊鄉校其父長者所親或請受其貲百金而歲致其羸未幾即耗盡君知父不能平乃前慰曰向以中表故不意其負我也今其人已赤貧即急之終不能償無失吾厚不猶愈乎既而家人不戒於火君曰此亦豈人所為可以安於貧矣吾其以筆耕養乎於時後先學徒多至百人歲中餽遺甘旨多有親知常滿前父雖久病幾欲忘其困也而君之婦張尤能以儉勤佐之稍稍買田宅以居

俯仰寛然父意有欲厚毎斥所餘以慰其意而事繼母潘尤謹君素雅飭未甞以私謁長吏一日以從父役於官為令所窘君父子具衣冠往見令於城東冀得少寛之語未及吐值令醉甚便捉其衿與徒步亟還將據案為文書白之上官君惶恐謝久之令亦酒醒悔而罷去君性過慎雖事旋已常竊歎曰事固有非意若此者乎自是數多病病若悸然乃杜門養痾不多與人通惟相知數人過之歡然坐語移時然絶不就人飲也君錫閒

語予吾家去用卿不百步君明日可早來吾必當致之既而終辭不至君錫後往讓之君笑曰吾寧不知座無雜賓耶今吾辭君等必不我怒也如一過君不虞他人怒耶葢君非獨多畏其孤立行一意類然矣在滑山時有涂生鄭生以詿誤黜君知其誣力為白之曰士可以罪黜不可以忤罪也或曰事始於黌舍柰異同何君曰吾知求其是耳庸何傷不為和羹乃雷同耶於是聞者皆歎服以為非世俗之君子也予謂如君既哀為邑丈

學故所别白止此向令得登朝為顯官其所自持必不為茍同無疑也恒情一内顧其私外慴於勢白黒可倒置薫猶可同罷機以應卒佞以飾非無所不至且曰彼何與我事而强取别白為嗚呼此其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君生於嘉靖辛亥八月二十日卒於萬歷辛亥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曾祖諱清祖諱錦考諱溯源妣周氏君踰壯未嘗舉子女顧其族無從子可撫父曰吾父視汝叔溯澄如親生吾兄弟同居晚年始分異今其

仲子即弟行也獨不可子撫之乎故景曾自孩提育於
君夫婦長而訓之以至於成立為諸生亦有聲生子曰
欽一君攜之赴潛山今且弱冠矣又有壻一人曰徐其
女非沈也而少長於君之室同於所生焉或有問曰弟
而為子殆禮以義起乎應之曰可當其勢之窮與情之
無窮而禮從出焉雖聖賢猶夫人也羣從之鮮介子也
吾無如之何也而祖父之嗣之不可絶也幸有小弱弟
焉則子之而已叔嫂之無服也而韓退之為嫂服期年

當時莫或非之以嫂之撫之猶母也今之制果義起而期矣此所謂情之無窮也若君禮者處乎勢之窮則弟而子之可也銘曰

於乎天人之際葢多參差其臧其否其成其虧理固然矣事或反之達人知此非我所為其得為者早計不疑彼愚懵焉失於重遲其後形見計不及施卒以狺狺為傍所嗤如君尚强為孫含飴餧而授書朝夕娱嬉旅櫬之還長江渺瀰孰為扶護涉險若夷出郭里許異時所

棲龜以食報宅兆是宜有求於鄰好我莫違日月之良
歸骨於斯俾後有考鐫此銘詩

金伯醇墓誌銘

君諱大雅字伯醇嘉定之羅溪里人曾大父諱璧大父
諱昂父諱書昂之季子也母劉孺人是生君及其弟淇
家世以力田自贍孝謹睦族愿朴畏法稱於鄉之人自
君之世父翊生伯謙先生資性警敏從其舅氏潘學里
中所稱新菴先生者也能自力於文辭以魁岸駿發為

主稱其儀觀甫踰冠即舉於鄉而君以小弱弟稟承伯兄之話言學為沖夷綿密之文以干有司未即售又少而明農知逢年之不數數也輙慼憤游於四方將學為治生以素封著稱而伯兄不善是也則朂之曰吾幸起家為儒而獨不能接武耶且吾子兆登已知讀父書相與觀摩不可乎夫貨殖之去學殖也懸矣吾弟其勉之君於是益自奮勵遂補諸生踰壯廪於黌舍五試南京兆連不得志葢自從子舉於鄉君雖未忘一遇嘗曰吾

其可以弛擔矣閒居好讀軒岐之書下及近代諸名家一一能通其説嵗嘗大祲人多病疫凡所治輒效名播遠邇爭奉贄幣來迎由郡邑而上至撫按重臣聞君名無不願見者既而習其為人廉靜君子也去後猶眷眷嵗中數致疏問然君於方技特以該通自喜有求必應意不在厚糈故凡與之交無戚疎久近咸禮重之曾無間言君為人心慈而氣和口不談人之過𦙶不留人之忤即行輩不相及未嘗以稺齒易之或臭味不相投未

嘗不斂容接之人有戲謂君毋乃為鄉愿乎則笑應曰吾愿未嘗不狷正恐學狂未能無蕩耳聞者咸歎服其名通馬君平生於孝友甚篤也父母偶有疾必朝夕侍側所投藥必徧檢方書或虔禱于神瞿然若有告焉然後為劑以進父嘗病腹癰母積苦血崩皆一投而愈得之孝誠類如此弟仲稍長受室矣而一切田賦之役君獨身任之終不令弟至公庭嘗築室溪上罄其私槖乃克成之其後析箸母孺人欲屬之仲君終不以拮据之

勞而有慽色諸姑之娶居者四人而三無子姓君皆迎歸與兄嫂共晨夕以為常尤好急人之病有告以困乏未嘗不周之時或為人貸後卒代之償至其所親厚尤惟力是視雖勞費不恤也予友王艮玉稱其聞人急難奔赴僕僕痛心攢眉如鑽膚肉良不虛耳君之治驗多不能更僕予所知一人者年少在官置其婦於家獨身上郡久之病似瘵殆不復能臥其父以告予乞為之請頗疑客舍或有私其言病狀殆近女如蠱君素不切脈

每問之詳即與藥數驗至是獨語其父盍往診焉比察
脈則曰今病在右言左何也豈得之酒乎又問所痛苦
則皆右與父所言異君笑曰此不過兩劑即起耳但病
起後當脾肺兼補以須元氣之漸復耳已而果然君娶
於周生二女壻為徐懋仁張襲縉側室顧生三男曰兆
芳德滋兆升而二女嫁李標之丘時傑孫男六人君生
於嘉靖丁未卒於萬歷甲辰享年五十有八墓在城東
之六都從考妣之兆而定於東若干步予與君交最暱

且久將葵其子來乞銘不可以辭銘曰

家世農去治生恥沒沒學通經進數蹶有時名晚好醫處方平户外屨紛將迎年未耆疾之嬰藥莫效命以傾道屢遷轝頻仍嗟時命非人能後有考在斯銘

沈叔良墓誌銘

予友沈君叔良以歲丙午病卒距今十有二年而其子纘祖等卜以月日之具宜開君所營壽藏以奠其魄而與周孺人合謂予少習君知之為深來請墓中之銘乃為

考論其世系與平生之大畧而謹書之以永詒來裔維沈氏世居嘉定之清浦葢自宋季揚州守都遠公始由汴徙濠勝國中又徙吳郡三徙而定今遷至於君凡十一傳矣都遠之嫡曰文亮生二子珪其嫡也珪叔子曰允禮生瑛及鏞鏞仲子曰輅而其嫡曰宙宙之嫡諱嶽君之曾大父也嫡為開州公諱鰲次為贈太守公諱龍皆君之大父也開州有子階及隨相繼前夭以贈太守公之仲子太學君諱陵為後又無子而君繼之廣信太

守公諱陽之叔子也諱紹傳叔良其字君少而美秀眉目如畫師事先君子舞象之年即與予同學相善娶於崑山周氏周既舊族兄弟或城居或居城東千墩里有浮佛古刹焉地僻中有喬木聳拔糾蟠多美蔭又偕予往讀書其中君頗食酒酒酣慷慨歌呼庶幾為時聞人寺僧亦閑而壯之數相就慰勞焉然亦善病再試京兆不利即歸茸中田廬日以課子為樂即程試之文意有不可輒加點定人亦無以難也君於友愛最篤事其兄

及姊禮有加而意極諄懇非謬為恭而已撫其女甥如已女視其姑子如親兄弟往往自許以急病讓夷葢嘗為自序一篇以示其子曰吾非欲以此欺不知我者顧父子情親不欲飾讓耳每一捉筆書所以訓誡之語輒纚纚數百言不肯休而間為俚歌可使耕農饁婦聞而即解以感動之間居雖不對客必引滿酣適人見其頽然亦疑為縱逸而莫知其心口自語未嘗不兢兢也自以家世貴盛懼前之易湮而後之易渙也特於收拾先

世之遺文與諸詢子姓之繁衍不怠益勤故予之志君書其世特詳者蓋其志之所存也君有六男子曰某某某自君之疾而病長子已為邑諸生既歿乃漸以冠婚其二尚少皆有外舅可仗庶幾免於子弟之過以慰君於地下女若干人壻曰某某某葬之歲丁巳月壬寅日庚寅墓在馬陸塘某字圩之原銘曰

維君之考仲子之仲而世嫡是紹維君所後續而復續而世裔是茂城南迤東於是焉農於是焉終其兆幽宫

土厚水深松檜陰森像服以歆往即爾任驥子驂驔以莫不堪復敂潭潭維百斯男

王君墓誌銘

君諱垣字維慎姓王氏世為嘉定練祁市人考曰某妣婁氏予祖姑也生兄墨及君二男子君年十五而喪父又五年而喪母往依外舅黄翁於淞江東未幾還與伯兄同居因從予先君受經已棄去謀為生錙銖積之貲漸拓黄氏相君於孤弱同其艱苦而前夭無子繼室以

茅生子重識重度未及見其成立而君病以歿伯甫成人仲髫亂耳萬厯歲丙申也距其生嘉靖甲辰得年五十有四卒之十有四年君二子以歲己酉十二月庚申葵之城西夜字圩先塋西數步與黄孺人合先期來請銘曰吾父困於市廛非有巖處士之高行也其幼而自樹長而施於族婣者二孤無從悉也嘗聞其一二而私識之族有少而孤者賙其娶須之長而捐金使學為賈其折閲也輒復捐與之不為沮吾外家黄故富室也舅

氏孱不能守券其田宅僮指而求售焉卒所以酬嘗浮其直且曰耕爾田役爾傭毋改其舊故人或貸以給徭未及償而死往臨其喪焚券於柩前以慰其子益先人起自孤童年不登於下壽故不肖兄弟之所能言僅若此然以吾母之嫘嫘而二孤終有所恃以立庸非先人之遺乎丐為志而銘之予不能辭也重識今為邑諸生重度亦端靜嗜學將益昌其緒銘曰

起稺孤兮勤拮据歿留餘兮長二雛耽文書兮業為儒

本厥初兮貢幽墟

羅溪唐處士墓誌銘

去邑城東二十里而近。前臨羅溪，有墓曰處士唐君之藏。始，君之父每言：「他日二子葬我母以青烏言，行求善地。但近在舍傍，俾子孫易守母為人所芻牧，即長逝者魂魄永安矣。」君性至孝，又事其兄恭，欲及父存慰其意，既買地而經營之，尤不惜勞費。已而父母相繼歿，君亦坐是羸且病，今望之，松檜鬱然，水灣環若抱，君兄弟皆

以是歳祔東西相望葢生以自致歿而從焉且以孝友詒於後之人君其可無憾矣君諱拱字安國别自號養和君生平所與自骨月至親洎所嘗還往罕有忤者且勤不過苦約而能施晩雖病困亦蕭然自樂養和所以志也先世家邑之鹽鐵渡自太倉州建隸為州人其復還卜築於溪上者君之曾大父也父諱英母朱氏生兄相及君二丈夫子君方成童已自知勤學於時邑之老宿曰方齋殷先生子義新菴潘先生士英畏齋劉先生

鋒號博學好古而皆罷重君既踰冠無所知名慨然歎曰始吾以為賈而贏不若儒而窶也今吾以為儒而未效不若去而代其親勞也用是決意廢其學然其為生產作業務依寬厚不屑較計錙銖娶於顧年十七來歸克以儉勤佐之夫婦嘗相儆吾與其求多於人無寧力出於巳且用而靡何異棄於地乎故其貲日拓而長者之譽亦日起尤能急人之窮其友或負官錢幾㢠箠楚泣以子為託君多方為之贖卒令父子得相保中表有

貧不能婚者貸以成禮已弗克償則詣君出一劵請酬以田君謝不受也女兄歸於沈老病無子亟迎以歸或間於孺人曰先姑之槖半為所私而尚虞之乎孺人正色曰母氏有遺子女共之何與他人事耶言者為之慚沮自與伯兄分異暇日未嘗不追隨風雨不為間也兄嘗遘奇疾僮使皆有形穢之嫌而君與同卧起視醫藥須其良已乃還兄嘗使責逋於人君謂兄食指繁悉以讓之終於一無所受父晚年有所嬖曰爾兄弟養我即

豐豈若使我豐約自適哉其各致朝晡所需毋饋我然

顧孺人時從其嬖伺所甘而進之翁輒喜為加餐嫂孫

早歿朱孺人終身依中婦凡伯强逆就養母曰吾自安

新婦耳豈徒以奉養哉外舅顧翁以數遷徙喪其資君

謂孺人吾其葬爾父母養爾後母乎爾事吾二親孝不

可無報也君雖不竟其學然其好為儒益甚生二子稍

長即延明經師訓課之已創别業為髙館益招里中少

俊與相磨礲而孺人亦從中饋供膳羞惟謹每當子姪

就試輒以輕舸尾其後市甘鮮相勞勉常如其家居也
未幾二子皆有名諸生中癸卯伯子舉於鄉而季亦為
主司所賞閭巷咸以為君榮而君顧益恬然視其子無
驕色而後私以為喜性食酒談諧溫溫間以聲伎每厭
厭達曙雖嚴寒孺人每於中夜手調羹湯以佐其歡君
嘗語客吾儕幸接杯酒相娛有口不以歌有耳不以聽
歌而數取塵俗事絮聒為者請浮大白盞其自適於酒
者如此頗好遊佳山水嘗遊太湖中流遇風坐客皆震

恐獨從容言曰人孰不死者以遊死不猶愈乎君自嘗
其父藏而病癱垂十九年人或諷止之君坐起須人於
登臨有何樂君笑應曰吾陸乘籃轝而水乘舟病其奈
我何且不病者何必勝我樂也然卒以久病故年僅六
十有一而卒萬歷歲丁未也其生以嘉靖丁未孺人後
君四年生先君三年卒得年五十有四其葬以君歿後
二年己酉月為乙亥日為庚申二子景亮景南壻為吳
泰徵金兆芳孫男塤孫女字朱瑜吳汝楨君臨歿屬其

子曰吾平日見人諛即代為慚汝葬我乞言而核者志吾墓及是將葬景亮兄弟匍匐奉狀來請銘予昔曾與君同遊杭州知其樂易君子也前年秋嘗為文壽君六十具論之兹不可以辭銘曰

行之敦蹟於文嚮之勤開後昆誰為之天即人譬穮蔉豐年臻勒貞珉永有聞

學古緒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張信

學古緒言卷十一

明 婁堅 撰

墓誌銘九首

瞿君幼真墓誌銘

予友瞿君幼真年三十有五而夭其後八年祔於依仁鄉古江溇新塋萬歷歲丁未十二月甲寅也君諱汝誠幼真其字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為心疇翁諱某母黃氏

生君兄弟二人伯曰某即葬其父母而以君祔且來徵銘者也瞿氏仕宋季世子孫散居於吳其在海虞者及華亭之上海市者皆同宗而嘉定之瞿則洪武中自上海來從至於君十有一傳矣世居淞江東以本富君生而有異禀見父兄用服田益拓貲産奮曰吾獨不得為士人亢其宗乎成童之年即自知刻苦學問弱冠補邑學弟子員未有名乃遊杭州從專門經師學三年然後歸其篤志如此已就提學御史試御史果賞其文署為

諸生第一君於舉子業能揣摩他人所好觝斁為之每當就試得旁郡縣所試髙等文讀之即曰吾知所以與之矣已而果然屢不得志於京兆意頗怫鬱加以用工苦積成羸瘵於是將少休焉而平居非書籍無以為娯乃曰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具在諸史讀之足以自廣今經生之文殆欲充棟而一毫無當於用吾豈能終身作蠹魚其中耶閒邑有張茂仁先生者通古今好言經世之學即贄見而延致之與朝夕論説而君之讀

史復如治舉子業勤雖點畫音聲之譌必訂而正之不獨通其義而已張深念之歎曰人性固不可化吾欲勸君少弛尚不能豈能令吾家年少勤耶兾以諷止君而終不為改也客或以後嗣開君言某所有好女子父為官所急謀嫁為人小妻以自贖方促膝語而張自外至客去問知之為言曰君且念無貽父母憂此事正當心跡兩絕耳君即時以其言謝客然至於藝文之事進取之際往往獨行其意故其既病猶力疾再就有司試而

卒以瘵死悲夫君事父母孝既踰壯每侍側色如嬰孺兄年二十以長獨持門户使君得優游學問故事之加恭性儉素見人有鮮衣怒馬者即代為之慙尤不喜相徵逐為嬉遊至聞有好讀書學古道者雖其人或與世濶疏惟恐不一當焉所以為贄幣餽遺之費畧無靳惜也君娶於沈所居鄉之望族也世多有顯者未及成子姓而君病以夭以兄之子允晉為君後撫而教之庶幾終以慰君之意方君之讀書吳山也予遊西湖過訪焉

問君亦數至湖上否君愀然曰吾去父母而羇於此將欲有得以為之榮也何心復為山水遊乎因引予至絶壁觀宋理宗所書見滄二大字且曰此先達茅公讀書處也予窺知其意為歎息久之乃别又甞偕試合肥還過京口會雪霽未消與同行數輩往遊江上諸山予所至必陟其顛獨君能蹣跚以從因相與極論山川雄秀及六代之所經營皆弗克於大業而留為高皇帝興王之基至一時虎臣若俞廖之巢湖常開平之采石於兹

行也皆得憑而弔之而想慕其遺風餘烈予以為如君精悍沈深使其遭時必當以功名自表見而卒困以夭為可悲也因志其藏而銘之銘曰

材也如弓受檠學也如賈欲贏孰虧其成而力與爭耶天乎人乎又孰閼其生耶歸爾之骨從爾考妣實惟爾兆我銘以昭之俾後其有徵

處士周君墓誌銘

君諱僎字直孚姓周氏裔出汝南而别為安成汝陽其

來吳也葢又别族於義興云或曰僕射顗之後也世為吳人久矣宋之南遷也金兵嘗航海而至始避之太湖為東洞庭山人譜毀亦莫得而詳也按狀曾大父諱宗海大父諱本仁父諱濯母王生二子倖伋皆前夭君生母馬氏舉凡僑及君太湖渺漫無際波浪接天吳人多終老未嘗至而其俗以服賈視舟如平地數遊四方足跡幾無所不徧宗海偉幹飄須喜遠遊凡燕趙齊楚之為俠者往往一見語合相與交歡肝膽盡傾嘗遊西楚

止於下相歎曰此南北之中也雖古稱地薄寡積聚然吾意樂之因卜居焉傳子及孫又以豪舉故貲漸耗將遂鬻之君時纔八歲即前諍曰大人筋力幸未衰且兒已成人安知更十年兒不能佐兄治生而輕棄父祖之遺乎父為慨然憐而撫之曰吾從汝吾從汝其後九年父已殁君且娶而作力不足以更貴於是兄弟始析箸會下相室廬又不戒於火計益窘君與婦姜氏謀盡脫其簪珥賣之得金以授伯兄聽其出入而佐以儉勤因

復漸饒至其所施於族姻中表者未嘗以非廢禮也鄉里之猾有以抵法求援輒為輸鍰贖之而其人卒負君且嚙君君夸然曾不為芥蔕也吳之賦重長賦者每不勝僨而君常畢力任之必其非力所任也乃以分之人故里人無不稱君長者母馬性嚴居常少不當意每有譙訶輒至與杖而君怡愉受之俟其氣平乃謝而退終母之世如一日葢學問之君子媿之矣姜氏生四歲失母王又六年而父亦歿少育於外家比長祖父憐其慧

甚為擇壻頗屬意君乃二母則相謂曰此無母兒也意

難之君父故稔知姜翁卒委禽焉其嫁也舅已前歿矣

服勤兩姑之間皆得其歡心姑每歎曰傷哉汝舅之不

及見汝也當君之解槖中裝佐其兄力作也姜氏實勸

之非獨無悋惜而已其於内治甚飭嘗語其子曰爾父

過寛吾所以濟之也君嘗屬其所善代之賈舟覆還而

紿曰河水迅即金亦飄流不可求也既而廉得其情欲

責之償姜氏曰儻其溺而死可奈何君乃止嗟乎若姜

翁之竒其女孫不虛矣子一人曰惟正太學生也孫男二曰譙曰諤譙長洲縣學生孫女二婿爲姜紹京王斯彦君生嘉靖庚戌卒萬歴辛亥姜氏之生後一年其卒也後六年以歲己未九月五日甲申合葬於楊灣北原之新阡先期惟正奉其友葛君一龍之狀來請銘銘曰嗟今之人兮沒於脂膏何知仁義兮其輕鴻毛雖妻與子兮不恥臯牢欲也無饜兮人乎何饕君起㡀著兮陳義甚高曰予嘗困兮少不憚勞豈晚而汰兮以貲自豪

病吾弗急兮焉用錢刀譬猶見溺兮拯以一舸君今歸安兮湖山周遭同穴異藏兮丹旐練綢山中故人兮為君永號如君詒穀兮以身為鑒銘以徵之兮天命不諂

徐君孺卿墓誌銘

君諱兆佐字孺卿世為嘉定人贈禮部尚書諱經之曾孫大父諱纈父諱琨實生君纈之弟類以仲子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學謨貴贈如其官伯子曰學禮以貲為太醫院吏目憐君幼孤撫而訓誨之自婚娶以

迄於成立多有恩勤晚未有子然卒歸爲琨後而以尚書之介子太學生兆稷嗣禮也尚書之爲禮部郎名冠其曹最爲尚書高安吳公山所器重而以守官故數忤當事者意僅得出守荆州再蹶再起前後凡九遷而持中丞節撫鄖君皆隨行日侍左右委之以節目細瑣能無詿誤爲公所喜嘗以例得給事楚府恥不由經生進簉藏其衣冠不屑御也尚書公以是愈憐愛之數稱是子也可謂恬於名利者矣自尚書既謝事歸君以暇日

課子創别館令肄業其中廣延少年能文辭者與切磋焉絶無庸俗人恔惜意當是時吏目公益務為豪舉賓筵歌舞之費晝夜殆不可訾計加以性喜土木歲中幾無虛月而君與兆稷輒殫力求稱以娛其暮年若惟恐其衰減者既而囂訟之黨起其氛甚惡開釁於僮奴而修隙於家督君身當其衝偕尚書二子奔走簿對至五閱歲事雖得白而貲産已半傾矣君顧怡然不為之拂鬱也居常掩關禪誦比客至與圍棊沈飲如故以是終

其天年配殷孺人家世以貲雄其里有貴為京朝官者
父某母某氏年十七來歸姑李性嚴重能以婉嫕儉恭
得其歡心奉侍十年餘終姑之世未嘗有忤以不懈益
虔稱於族姻云男子子六人元敏元和元奐皆孺人出
元爵元祿繼室韓出元慶侍妾某出而元和為從父兆
稷嗣女子子四人適王之霖者為殷出適張止傳殷開之
汪啟明者為韓出孫男十一人元敏之子曰名時閒時
與時元和之子曰名世娶于唐矣而早夭元慶子一元

禄子二俱未名元爵未舉子撫兄子與時為嗣孫女之適張處厚者元敏出也適張宏緒者元和出也曾孫男一人曰楷名時子也君卒於天啟壬戌距其生嘉靖乙巳享年七十有八孺人之生後君四年以歲己酉其歿以萬歷歲丁亥葢先君三十六年久矣元敏兄弟於苫塊中每一饋奠追念其母之久殯也不覺哽咽拭淚相與語傷哉吾母之短命而不逮於養也葬其可以緩因歷數其所以訓誨之者以告諸弟母每衣我必曰惜此然

後可以常得衣每啗我必曰惜此然後可以常得食每課我讀必曰力此然後可以為人子今徽音久隔吾耳而吾母之魄始得與吾父合也嗚呼痛哉已卜吉壤於北十都駒字圩之原以父殁之十二月甲申奉考妣合窆焉而踵門丐予為之銘嗟乎君始以孤童為從父所撫而得還奉考妣祀及太學君連舉子不育君仲子實嗣之棣華之鄂柎如此哉其可思也已銘曰

始之孚有翼而鶵已能哺還定厥家翼我者之㾴寻尾

畢通一彼一此以歸安于壚㕁銘斯藏永為後模

張君棊仲墓誌銘

邑之南翔里蓋有兩張氏族大以蕃其長老享素封之奉而少俊能自力於詩書當肅皇帝時咸以進士起家其一為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張公楙其一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公諱任先後登朝有名聲於時而再以進士趾美終於禮部儀制司主事者侍郎公之子諱其廉兩家叙族屬為同宗皆鄅伯之後自關中徙吳又自吳洞庭徙婁江東而譜闕無可考故不

得而詳也侍郎嘗為嚴州守而父以子貴受封歿又贈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諱子愛生二子嫡曰省次即侍郎省之嫡曰其㳟生四子君其仲也諱龔隆字棊仲來為儀制後僅六年所而以葬儀部之明年辛亥病瘵而歿歿後十年辛酉而遺孤景韶年且弱冠矣始克奉其母命啟君之殯祔於沙浦原侍郎公賜塋之右謂予儀部之執友而君所與習也請為之銘君長身玉立摶節

退讓言若不出口而中懷坦然畧去世俗之城府凡儀部之友皆愛其為人而樂與之交焉儀部自少年時即銳意於績學綴文以財賄委之一二家幹而留管鑰於閣中一無所問中外皆稱徐安人之才而嚴憚之君以垂壯之年侍安人朝夕每出入不敢輒有譙訶其恭且慎如是以故安人亦宜之比母歿君已前逝貲產一空而堂構亦漸不可支矣猶賴所與儀部善者數公皆官京師憐君之孤為力言於主者仍得以胄子讀書國子監庶幾慰儀部及君於地下可悲也已君生萬歷戊寅

五月歿於辛亥六月享年僅三十有四其葬以天啟元年二月十七日始君生五歲而父早夭母甘辛苦憔顇猶得以撫其孤者幸有儀部君也而卒以紹其緒殆天之所以報歟君娶崑山金氏安人之中表也生一男二女男即景韶婿為李賓之侯兌暘皆仕族子益子嘗怪東吳之俗苟貴盛矣無論衆所不與多朝榮夕萎即其人賢者頗為鄉閭所稱而身歿之後能芘及子若孫者

幾何曾不若田夫野老乃得長子孫持門户遠或數十傳而近可百年無一旦慼戚之感者彼惟無氣燭以灼人其能久延無足怪也若侍郎公父子登朝又其為人皆恂恂如處子而遽斬其祚天可問乎今其宗人雖賢愚菀枯之不同不猶然數百年之張氏哉儀部昔嘗與予言吾儕書生獨患不能自奮耳幸無大過可無憂不祀也予頗為論其不然當其留京師嘗一舉子矣比歿同時諸賢所為幼孤計何如也而卒以綦仲傳人道雖

邇不幾於天道之茫茫與然予又聞車駕之族蕃衍如昨而其後人亦不振豈榮感固造物所忌耶抑吾吳土薄而其俗顧汰以浮誠不可以久耶銘曰

有翼而生之乃續而承之甫嚴事乎宗祊俄相從於九京令之奉盈兮已齒冑而得名何嗟乎無遺金之滿籯慰子幽宫兮勒此銘

金母傅氏墓誌銘

昔伯謙金先生以開朗伉直知名於時所交皆一時才

俊喜以文酒自豪雖甔石僅儲而肴蔌常具內娛二親外洽朋好則令妻之贊助居多及不幸蚤世爰啓令子兆登以篤行工文章克嗣其業屢不得志於春官而聞譽益遠堂搆翼然族姻咸睦則慈母之躬儉與勞又實先之蓋德而能勤愛而能肅夫人於是賢遠於人矣父為傅翁其其母瞿也世居吳松江東以本富從兄遜潤達博綜好論說古今去其鄉從崑山歸太僕游始以儒自奮數往來妹家與先生情好日暱而兆登亦自少好

聞舅氏之言故夫人之事其兄者至𠩄晚不少𠩄焉兆登之稱曰吾母之為女也母瞿之教不勤而習女事無暇日其為婦也大母潘之賢且能也下不少容惜纖如鉅而未嘗有忤焉其為母也課吾以誦習教吾女兄弟以紉縫烹飪皆不以愛故弛及先君見背家無留貲歲有責逋母慨然曰予其身自督耕以佐汝之急以無妨汝之學且以寬予之憂思乎凡留田間數歲而後還城居然其朝夕治生常如前時逮老而猶如壯盛葢天性

然也又曰吾母之勤敏而儉約兆登不能具言也言其
一二以少概見焉當先君時今首揆太原王公與其弟
督學公一日以薄暮猝至中厨蕭然先君患無以供客
母曰第出與對奕少需之即刲羊治具咄嗟而豐膳辦
葢其敏多此類也兆登雖無以為養然力能奉老母歡
而一布衣必百澣一絮被必數綻食不過肉一二臠而
已兆登時勸之重味或對之泣而更以衣被進母曰吾
舌自不求甘音體自不安輕毳耳於汝何尤然至親故

交際曾不以菲廢禮而尤急於賑窮恤匱苟力所及未嘗不為之盡也此豈徒苟以儉嗇為哉蓋兆登之每言其母夫人者如此及歿且葬謂堅也習聞之而屬之志且銘也又以前之言為請堅辱與夫人之子游如兄弟又少而獲侍伯謙先生不可以不文辭猶憶先大父嘗言昔者吾客江東與傅氏之老善歲時屬其媪以賓禮延爾大母見乳母抱女孫侍歸而稱其端正有相福德人也今其夫若子皆為時名人而大母之言信矣以今

覲夫人之所享一何菲薄也雖然君子之所謂福在乎身心俱泰外無所羨而中無不足則夫人實當之矣雖貴戚之家或不逮焉且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如夫人母子之間可謂盡歡矣夫奉滫瀡美衣服以為孝者此在人子宜然耳若其親能却而不御不求豐於口體以閨門之懿而庶幾於恭儉之君子其福德又何如哉夫人之卒以己酉秋八月距其生癸巳享年七十有八葬之日以冬十月癸酉與伯諴先生合先是歲甲

申銘先生之墓者太原公也先生既歿而兆塋舉二男四女長男曰德開次曰德行長女嫁太倉曹訥次字崑山朱元禎又次字龔孫玹皆名族一未字銘曰

治城迤東江湖所宗土衍而豐其殖芃芃維夫子之宮日時之良於是焉藏卜無咎殃福來穰穰斯子孫其昌嗟俗之慠乃逸乃恣衣猶食糲既傳而勤以訓於來裔

龔母朱氏墓誌銘

萬歷歲癸丑冬十二月甲申龔氏兄弟欽仕欽佐將啟

先公之窆而以母夫人朱氏祔來屬以銘且曰辱在婚
姻雖微不肖孤言之子固能知吾母者其不可以辭謹
按朱故望族世居邑東南三十里勝國時有宣撫使存
仁者捐墓田於釋氏之宫以春秋作佛事而聚其族人
馬至於今不廢夫人朱翁梁季女也年十九而嫁龔先
生其諱世忠也龔於邑尤顯著嘉靖初以工部侍郎乞
致仕贈其父祖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者伯
祖考諱曰弘也其著於吳自宋司封郎平江軍副節度

使識都官員外郎宗元桐廬令程祠部員外郎況父子孫曾四世皆為聞人焉夫人雖歸於貴族然自舅姑時已困賦役家日落矣至先生徒以筆耕養又連不得志於京兆困彌甚夫人佐以儉勤晨昏之奉二親安之既而工部之後以少年舉進士閨門之内咸謂龔氏其復興乎而先生僅踰艾以歿夫人顧影煢煢於時長君之學成矣久而未售夫人慰勉之曰兒勿憂也良農能稼豈能為穡乎其後廩於學宫且聚徒授經資脡脩以養

母然以屢進屢蹶意不無感憤而夫人終未嘗戚戚也
雖貧不以非而廢禮雖老不以衰而倦勤自族姻下逮
婢僕無不宜焉歲戊申長孫用廣以垂髫補諸生夫人
撫之而色喜後三年予女既歸事夫人嘗以歲首往朝
焉因前白自兒童相見倏忽垂五十年媿無以稱於門
牆幸又得入拜於堂上女稚且愚懼不足以娛侍食寢
可奈何乃夫人所以應之者語溫而色愉退而私喜福
德殆未有艾也今年春長君以從弟試禮部託之以子

方擕用廣讀書其家未幾而夫人疾作席不暇暖歸而奔走醫藥卒以不效臨終神識恬然連稱佛號右脇而逝三月十八日也距其生嘉靖丙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八二子欽仕欽佐也一女嫁朱日進不幸早寡孫男四人欽仕之子曰用廣用圓用厚欽佐之子曰用章曾孫女一人用廣出也墓在城南鱗字圩先塋之左銘曰

不兼珍以為羞而羹藜兮有餘味不雜珮以為華而衣

縞兮有餘貴此士人所難而壽母兮乃克以自慰維孝
與慈兮昌其有旣銘以昭之兮匪琱匪繪

沈見吾先生繼室周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沈君紹僖偕從子憲祖卜以萬歷癸丑二月
八日奉其繼母周孺人之殯祔於青浦港見吾先生之
新阡而自為狀來請銘且曰不肖生十齡而先妣見背
今垂四十年所自成童至於娶婦長子孫孺人之恩勤
備矣不肖有弟而早夭伯兄之才也庶幾當有以報而

又不克於終養不肖踰壯舉於鄉未及邀升斗之祿以養父母而數年之間相繼以歿痛可言耶凡辱與吾三世交者莫如子久且暱相顧各已衰白矣而追思少年時硯席間事尚在目前孺人始來相吾先人撫三穉子其後及見孫曾閨門之内肅肅雝雝子固能知之不待吾之言而詳也然則非子其誰宜銘予既不獲辭因憶沈君鄉薦時已不勝遲暮之感幸有得焉以為二親榮何如也一日先生來訪先君語次慨然曰頃與婦言自

爾歸我向所同享者吾鄉界浜之水也今日吾兒得儁朔望之潮也潮有盈縮不足恃常使能通舟給漑田足矣吾時侍側聞之私歎其賢以謂世之小丈夫雖其可以語此者固已少矣先生之友獨先君為丱角交然而歲中握手談笑亦不數數然也門無雜賓出則就家塾問諸孫課業入則共孺人話豐歉商有無以豫為一歲之儲偶然欲飲則以一壺相勸意欣欣如也予嘗授經其家間數日先生輒謂二子汝母方為治飧今已在中

饋矣日暮肴蔌雜陳必潔以旨予以是知先生之安孺人而孺人之謹庀其門內者迨歲時晚而未嘗怠也方其尚强二子未受家秉則有勤敏整肅之稱晚而優游享之譙訶之聲不出於中堂婢僕無不稱其仁者凡舉三女子皆歸為士人妻邱大道吳承讚張文選其壻也丘氏女嫁十餘年而不孕則為之置貳且曰婦人何患乎無子患不能容耳苟為而夫之子者孰非而子耶及先生既歿伯子繼之所以慰勉其諸孫有深識遠慮之

言蓋其明達知大體得之天性也先生之葬二子為營
壽藏焉兄弟之所以奉養者視先生存日有加素强且
耐酒然自再哭伯子而神已頹矣卒然病癘醫藥禱祠
皆不及於效而歿歲在辛亥六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
十有八見吾先生諱某老於鄉校邑宰重其人每以賓
禮接之伯子紹儼季子紹信今之從季子後而葬孺人
者孫男女十有三人曾孫男女十有一人亦足以慰於
地下矣銘曰

邑之東偏地曰麋浦爰有周宗聚而野處翁名媪姓婉嫕焉乳生以閼逢與執徐伍歸以重光協洽其所嗣執簏筐孤童是撫其季早世伯仲楚楚睹孫及曾彌衍其緒夫子之藏有先而祖膴膴者原於江之滸其後五年往祔若斧仲也葵之祭以孫主勒銘玄堂以告無窾

瞿君幼真妻沈氏墓誌銘

萬歷歲丁未冬余嘗銘瞿君幼真之藏而悲之時君歿已八年矣其婦沈與同年生以歲壬子某月從君地下

而葬以其月日嗣子允晉復來徵予銘嗚呼生人之不幸未有若孀居之婦也而所處之豐約殊焉幸無衣食之憂而安子婦之養完身與名其亦可以瞑矣乃本其家世而系之銘其辭曰

吳江迤東趨百里海若吐吞勢渺瀰居人聚族世趾芙勝國至今推沈氏有牧揚州著厥始於宋之南自汴徙介子五世塤篪嗣維篪大耋多孫子列官臺省何嶷嶷叔子之季兩孫峙長君允學配秦姒是為碩人之考妣

少而宜家得良士瞿瞿蹶蹶耽文史早暮不休以瘵死其年未及於三紀從子允晉奉禋祀已冠受室母爲喜抑搔痾癢滑瀡瀡疇養於下供箸匕穉子長成盍往矣同衾幾何昨日耳豈如同穴無窮已納銘幽宫永無圮貽爾後人多受祉

巖泉上人墓誌銘

自釋迦授記已有正像末法之分其徒演之曰教理行果之全也上也次猶以行稱果弗逮矣又其次則教理

存焉耳或曰此以無為法也就使差别不應至是然則世衰道微有定於數時之窮也理將安寄夏商之末寄在湯武春秋其衰寄在仲尼世微聖人理未嘗亡若賢不賢各有攸識嗟乎寧獨釋氏實鮮其人傷今之儒為叛彌甚釋雖妙悟仍受具戒茍有律師聖人之徒是猶不得中行思狂及狷志不能高守猶足尚有訾學佛彼天窮民衣食於是稗販如來予解之曰胡不自量彼之高者儒也則無其最下劣於儒為常有能食不肉飲不

酒貨不殖色不邇雖於教未祈於心未了其殆庶乎無輕議彼若邑西隱僧如可其人觧則未也行有足多於其空也銘以責之幽辭曰

西隱之興始勝國治城西偏稍迤北有僧悅公嗣圓通泰定之元肇厥域廣袤百畝民間廬彼樂於遷我卜食經營七年績乃成像設有嚴宫翼翼中間小圮頃一新其歲於今踰二百誰為葺者存仁師如可承之更加飭頎然而長愿以勤人稱薛師孫氏嫡生於巳未逝甲寅

十五祝髮臘卌一處修安養開前禜按以精廬觀奠白東偏傑閣貯法寶募者師予施者德三年坐閱龍象徒示疾將遷彌澹泊乃勑其孫鏊所儲飯僧塑像爾其亟問復有羸將何為盡供斤削塗泥役凡有為法靡不空賴此提撕善知識我作銘詩媿俗儒臨分涕淚需胷臆

學古緒言卷十一

學古緒言卷十二

明 婁堅 撰

墓表一首

奉訓大夫淮王左長史何公墓表

嗚呼天下固未嘗無材也而常患於擯不得用即用矣而人未必知之深也又患不獲盡其才若其志節不立婾阿苟且以自失其身且重負天下者即有材何為以

予所聞若常熟何大夫其才其志節皆宜為世大用而卒困於資格以老豈非當事者之責而士君子所深為之惜者與公諱某字子宣父曰湖廣布政使司都事贈文林郎浙江平陽縣知縣諱墨生公兄弟五人嫡長曰鉦其母王也再娶周連舉四子而公為長次曰鑛曰錞曰鉉平陽之父煇大父釆曾大父海海之季弟世學為士譜藏其家而燬焉故自海而上距宋靖康南遷凡數傳皆不得而詳也獨宗人之老猶能言裔出東海自別

於廬江而已公兄弟皆少而力學意在當世不專於浮華甫壯貢於鄉顧久困禮部平生自負其才謂功名可立致即終不遇寧跧伏田里豈能碌碌隨流俗人汨没耶及弟鑛登進士第慨然歎曰吾今而後殆亦可小試乎遂謁選為令温州之平陽其地東瀕海於温之屬最僻遠而瘠其民多去之永嘉瑞安佃而耕比公為之三年流離漸復二邑之民更視為樂土如異日平陽之人也及公既去後之為永嘉者歸以告其里之人如此益

公自踰冠讀書任陽田舍拾兄所棄汙萊而墾之其穫滿車則仍以歸兄而更受其瘠瘠又復穰故其為巖邑而治辦能若此平陽之輸或遠在鄰境及他衛所涉江即沈艘踰嶺即摧輀公乃議折而益之羨彼利其贏此享其逸人咸便之金鄉衛者介甌閩之交去邑南幾二百里湯信國公所設以備倭也久而備弛戍卒病於暴露猝有警無足恃於是條便宜築二石堡屹然為一重鎮使後之為邑者率能繕完則猶信國之遠慮乎其他

魚鹽關市之征廢則修之或不足於額則轉移補之有勸之鑿空以佐縣官者謝弗為也而贖之鍰稅之羨悉以供解省府費未嘗私以自潤焉盎公既明而熟於計事至孰利孰害靡不究極於毫釐而又本之以廉法出之以練達幹之以精勤以故規畫一定若操券而收責役興而費易支功成而民不勞能使旋至而立有效每若此及朝京師以課最蒙白金之錫當得美官而當事者終不能盡其用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以閒散縻之

公至樂其江山之勝意泊如也已又遷淮王左長史遂乞致仕歸而以圖史自娛數與親故共為酣暢而已尤好為弟若子揚扢古今以寄其感慨如是者又二十餘年以歿予生也晚恨不獲從公遊聽其議論以開發其中之所窺老而無所用於世幸為太平之不遇人而撫時感事常思得當世之偉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舉動光明卓犖刬去世俗之婞阿一切出於奉公守法而又有如何公者若而人以為之佐其於久安長治庶有賴乎

獨惜夫有材矣能不失其身矣既試之而效而卒不使極其才之所至然則必婞阿茍且與俗同其波流者而顧與之共功也豈不可惜也哉予既獲論次其槩竊以謂公之為平陽獨壓浦碌之役最大而碑記頗能詳之輒采而參之於表其畧曰平陽之南有江橫亘江之南又多大谿南北相貫穿則亦名曰東江西江凡溪水之來滙者三十六源漑田可四十萬畝獨患閩之山犬牙錯潮出其間若與之鬭鬭即濤愈壯而谿水尚不能敵

湧而壞民田者鹵也在宋端拱始築碶三峯嘉定中又移築凰浦民賴其利元末兵起碶廢本朝自永樂迄嘉靖里父老凡四叩閽卒未果復當歲丁丑公以白備兵使者龔公遂與定築碶之議經營凡八閱月而工畢是役也公謂用土不如石恃隄不如楗止碶下流不如并碶上流完皆與衆異議夫籠土石而投之石固易止而立也楗者下石而上土水之來者阻石而留石以為之閫也水之去者汩土而利土以為之戶也并備上流則

無虞於蟻穴盎既成而後人知其完焉計用工三萬有奇用金四千兩有奇而取之四十萬畝者不過稅民畝四釐而已公之子三人伯世滋撫其弟錞之子也已而舉仲子允澄叔子允泓其能備述公之稱於鄉閭見於政事而謁予請表其墓者允泓也

行狀三首

鄉貢進士曹君行狀

君姓曹氏諱繩武字昭服其先河南人自宋南渡移家

常熟之福山元末以避兵又徙沙谿里分東西二族以
居逮國朝弘治中建太倉州割其地隷焉因遂為州人
君裔出於東累傳積困於貧弱君之大父雲南按察使
司副使公諱某始起家嘉靖己丑進士得贈其父諱某
為太常博士未幾以御史糺汪尚書鋐杖於廷謫為隨
州判官稍遷至憲副有名世宗朝生子幾人而公之考
諱某某為嫡長弱冠舉於鄉距憲副之登第才九年耳
後又六年而生君君垂壯以國子生中南京兆秋試其

明年憲副公病亟日夜望君北還比至屬以諸稚叔乃
卒君少而孝友當憲副時大母顧恭人樂居谿上而父
又善病晨昏之奉不能數數往來君每攜婦王往侍其
側恭人甚安之前母顧孺人早歿未葬夜為盜所發君
聞馳往撫其尸哭之慟手為易衣衾不以屬侍婢也歲
癸酉計偕中途忽心動即戒僕從南還已而母唐孺人
訃至驚仆於地起哭而馳馬蹶傷右肱創甚不為止及
歸居喪毀瘁然每見太公淚交於睫而已太公早衰羸

閒居多伏枕又苦不成寐君常在左右視食飲惟謹時共談言以適其意太公雖心樂之數顧而言吾以疾故不能卒所業念汝服勤孝之末也養志孝之大也吾將整去汝買山以居遠不過一日程音問數相通如在吾目前耳汝其勗之毋以吾故廢學君是以得徧交知名之士修其文章然甘鮮之餽不絕於途花朝月夕數艤舟追隨湖山間以慈孝稱於人人云初憲副公注意睦族謂范文正公義田士大夫家有田十頃便皆得為而

世顧希有惜吾力之未逮也屬君父子籍其族屬之貧者歲時廩給之當是時西族蓋有比部公某於憲副為從子年已垂暮矣顧族之人有違言往往東愬於君君既為之調停乃使還受成於比部族人以是咸歸心焉平生於師友誼最篤少受經王先生某生為買田以贍之歿為之殮比葬也上自其父母下逮於子凡三世焉友人周某者夫婦相繼歿先後為歸骨於土憫其子撫之尤有恩伯子之師周君某少與君同硯席以故延之

家塾病瘵久殆不能起君流涕撫之曰即有不諱老親弱子後死者之責也不待君言歿後所以賑恤其家而最其遺孤讀父之書如一日也比試於有司舍伯子而力為推挽常先於伯子曰吾兒少非所急也丙戌冬北上顧君成忠溝邅癘困卧寓舍相去十里而遥君每晨必挾醫往診之既而疾有加遂留共相守歿為具棺衾以殯幾罄其槖裝而徧訃於同鄉及其同榜之厚善者積所賻封識之歸以遺其父元朴先生辭不受則請為卜

兆且曰傷哉貧也吾父吾母尚久暴露今與兒而三矣即又為營三穴而仍納其金先生歎曰君行古人之事我何敢固辭願更留之他日以畀吾孫克紹葢君所心許以女妻之者也遂偕其一姊來相依以居後四年擇壻嫁之裝奩甚具葢君之好行其德樂之不倦類如此矣君性剛不能容人之過然初未嘗求多於人或負之亦不與較也至其成人之美急人之厄解人之紛誣而為白之鬱而為伸之苟力所及能不為流俗顧慮而終

不自為功以市恩開釁也鄰邑之政將欲甘心於大姓以君通家年少語次及之君言耳目所及猶恐未真况曖昧乎令驚謝此長者之言遂寢不發里人每於春秋二試具舟及馬兼程報捷以邀厚犒或有往而不返其徒疑殺之者某也訟之官且誣服矣州守偶過君頗自矜擿發從容對曰正欲白其寃顧不敢耳此鄰家子僝甚非能殺人者且不與某同出奈何以不同入坐乎其人竟以得釋崑山之賢令聶侯以廉能著稱深知君特

敬禮之有某豪者妻妒以治縣鐵梗椎孕妾腦而殺之
夫懼計誣其讐而厚賄鄰里為之證聶密以問君君先
已盡得其實即為白之人無知者獨㑹以語伯子慨然
歎治獄之難也葢嘗題壁云人有慾則無剛吾以不貪
為寶躬自厚則遠怨吾其強恕而行即此可以想見君
之為人矣居常好讀書嘗手自抄寫至盈篋笥又頗喜
法書及三代彞鼎䡇琫環玦之屬時出而玩之以為燕
居之娛然人有舟車重載而遊士大夫間者亦不數與

之接也太公既以抱痾斷往還君又性簡亢不能與世俯仰杜門端居父子若自為師友所與游處最習者曰潘省菴先生某以直諒見重予雖晚與之接太公及君一見喜其坦易而許為入室之賓一日延潘及予入其書室笑語從容出所愛花甆觴焉酒數行手滌而貯之匣因為予言昔嘗於酒次有所玩弄此翁意不懌抵之地而毁焉吾色不為動知其欲以此諷也復笑而語潘今日知不復然矣潘亦笑應曰前事吾幾欲忘之若兩

君子者而豈流俗人之交也哉顧慚何人亦辱奬以三益今老矣執筆而序次其概所媿言之不文耳君娶於琅邪王氏温州推官諱一誠之女而魏恭簡公之外孫也於司馬司寇二公為再從姪孫幼時嘗受詩及孔孟之書於恭簡夫人婉孋淑慎稱其家兒伯子之言曰吾父吾母真能以德相成矣孰有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兩無間然者乎吾父之嗃也婦女之得至中堂獨有歲時饋奠及歸寧耳居常聞有羣而山游及禱於佛老之宮

而尼姐巫媪之狎至者未嘗不極口唾駡也母笑而言自分吾家必無此事何用預他人事為若孺人者古所稱清心玉映葢庶幾焉男子子五人申錫孺人之出也肇錫之母王居厚之母郭思恭之母章而最少訥亦郭出女子子三人長嫁張際陽者孺人出次嫁顧公紹日升者俱章出君生於嘉靖癸卯卒於萬歴丁酉孺人先一年壬寅生亦先一年丙申卒享年皆五十有五其葬也以泰昌庚申冬十一月某日墓在鄧尉山臨深區

其字圩將葬君之諸子洎嫡孫謂君與予善知之實深故因伯子先所叙次來請為行狀將藉手以乞銘焉

禮部儀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張君行畧

君諱某字伯隅世為蘇州嘉定人以譜亡不能詳所始或曰宋之南遷自關中徙呉洞庭又自洞庭來徙盇鄙伯之後云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諱某者君之考也杭州錢唐主簿封嚴州府知府贈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諱某者大父也以孫貴得贈

官如其子諱某者魯大父也妣楊氏按察使楊公諱某
之孫女再封安人恭人贈夫人凡三世皆受二品誥邑
里榮之君少勤學能文詞未冠補諸生踰壯舉於鄉未
幾成進士歴官武學教授國子監助教兵部車駕司主
事嘗受命為湖廣考官還晉禮部儀制司署郎中事而
不幸以夫君之再試南宫也今庶子馮公為分考官擢
冠其經釋褐當選為州乞假南還予間語君曰士仕於
時惟盡力州縣可以驟行其志使利澤及於斯人顧君

癯甚如簿書鞅掌何君歎曰吾豈敢茍冒其責而負官
負民耶亦請就閒散耳始為武學進諸生蒻以韜鈴之
學且曰鮮衣怒馬所以快意適自輕也笣苴竿牘所以
媚人實侮之也皆宜恥不為巳遷國子士以文求益者
一經點定無不意滿去閒語之曰人以貲郎待若若必
怒且慙曾不知浮薄文士之不足效也則謂之何再遷
尚書曹在駕部時一意搜訪幹略奇士以佐主者又為
規條減省歲所例供絶不以脂膏自潤胥史奸獘無所

容然皆服君之介無後言其在儀曹會楚藩有告王非真先王子事曖昧且王立已三十年不容輕發而左侍郎郭公楚人也少年時微有所聞於里巷驟信受之欲以身任其事君力爭不可其後郭公竟坐免歸蘇州守以考試失士心士羣譟隨之執政聞而怒將引繩批根盡得其主名而寘之法君從容言誠法當如是但恐坐者既多即無辜濫及當亦不少意遂稍解而郭侍郎驟得太守所自列諸生名尤恚甚屬君具以上聞君竄侍

郎意堅未可遽奪乃趣吏亟具牘而抱牘白言奏已前具倉卒不可增今首從皆已服辜茍罪而疑不若盡縱弛之以彰朝廷待士之寬郭亦領之獄得無濫君為人温文清謹中雖兢兢自克初不為崖異以譏人人望之皆以為退然者然遇事有可否必力持之不肯為茍同與人交常依於厚人有以緩急告茍力所及未嘗不為之盡也其還自楚闈也自言於考文章極詳且慎不敢忘為舉子時比歿而京朝同官稱其守官每若此雖不

獲詳亦可少見其槩矣君譽聞孚於上下而一旦移疾乞攺南當事者擬以吏部郎處之方待命寓舍以間草故人何侍御行狀至夜分乃寢將曙呼治書小史索飲語漸不可了未幾瞑矣君之疾得之火焚其和當未遇時見君於衆中嘗有不自得之色意其急欲有所表見故然耳及既登用有自京師來者言君近狀常若有不釋然豈性固然歟不然平生故人强半不遇以老尚能日尋笑言之歡如君者豈有不足哉且君於進退恬然

又方叙遷知君非熱中無疑也君生長貴介然性謙讓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常折節下人始為童子侍郎公欲教之儉則授以掾史筆故牘紙使書其背為藁草習字畫比長凡所讀子史百氏之書皆撮其要手書之積成袠其不擇紙筆乃愈於寒士與之遊者皆稱其敏而能勤富而能約每嗟嘆以為難君眉目娟秀體孱然羸也然意所獨往不副其所期不止侍郎公卒官西粤君以省覲往而不及於含斂哀毁匍匐幾不能生既免喪

益刻苦自奮多招延友生與共硯席矻矻不少休一日謂予與君年踰壯盛而名未成又皆顧影孑然此兩者孰急予笑應曰古來賢士多寂寞而眼前販夫傭豎其不幸以無子終者殆十不一二也吾意欲先其多者而君獨曰吾儕何辜乃虞斬其祀乎不早努力即年不待人此吾憂也相與往復久之低回以別乃君竟以三四年間連取科第以去而年亦且强矣於是又皇皇焉以胤嗣為憂而無幾何又果得男子以慰其意方謂君自

玆以往惟優游以須其子之成立耳而乃以未衰之年棄三歲孤童以死豈君之始願則然哉君平日於嗜好泊然或時牢騷不平即逃之酒人以自遣故終其身閨房無婉孌之昵邸舍惟僮僕相親易簀之夕孤燈熒然圖史在列予是以傷君之意而為之愴焉以悲也君既歿前所拔君於禮闈者馮公泊君之友數人議留其子而獨以喪歸念修塗暑濕非嬰兒所堪也而後一歲所子又夭折豈所謂天者固不可以人事知耶如君謙恭

靜默人未有忤者而獨迕於天耶豈君之自詭必得者固造物之所甚忌耶當侍郎公在山東臬時楊夫人與女四人皆燔死而君獨賴乳媼得排牆以出意天將以是留其祚耶而乃止於其躬耶君之配封安人徐氏為大宗伯公女嘗一舉子不育今惟一女嫁太倉州諸生曹居厚其母蓋徐安人之媵也為之後者從兄之仲子襲隆奉母安人命來請敘君行事之大畧俟葬有期而告於當代之名公以責君於永久襲隆已有子夫非君

之孫也歟哉而安人亦嘗抱從孫景明自乳褓至今十
餘年撫而教之恩有加焉即前往迎君之喪從兄其羽
之第二孫也君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萬歷某
年某月某日得年僅四十有一其葬在城南沙浦原為
侍郎公洎夫人某氏賜葬之塋而祔君於其左歲已酉
三月友人婁某述

隱君子沈公路行狀

吳郡之東南瀕海而邑者曰嘉定邑之東南渡江聚族

以居者曰清浦而居人又謂之江東多故家著姓若沈氏其尤也自孝廟初迄於今其兄弟族子先後登朝者皆有聲當時而門内之懿行又多以節孝旌於朝其垂裕於後之人久矣若予所及交而悉其平生能以好古篤學無隕家聲者則公路其人也而不幸年僅始衰羸疾困之又不克成子姓以殁此尤昔人之每致憾於天道者也君諱弘正公路其字遡其先世之可考者曰宋揚州守都遠公君之十二世祖也始東遷為吳郡人家

於郡之烏鵲橋已又徙嘉定之清浦七傳而思善公以好為德聞於朝廷得詔以旌義表閭生二子其仲曰輔與婦瞿以篤孝聞於朝廷得詔表其閭曰雙孝子四人季曰修職郎槼生子嶠有丈夫子二仲諱應元是生君之考太學君諱昌德字叔懷少丁家難攻苦勤學既讀且耕以起其家以娛其親比哭母陸孺人念翁未衰而鰥居曰夜卧誰為搔背痒者以閒請為置遴翁喜而諾娶於潘舉小弱弟昌國蓋少後君而生也稍長叔與從

子同學歡如兄弟相朂如友朋今之經紀其喪撫孤若嫠調族姻而貽之安凡所以慰君於九京者目可瞑矣君少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華亭唐太史父之中表也一見器之撫而歎曰是可踵子武也年十六補諸生即以該博自期尤喜聚書經義之隙次第繙閱必竟其編然後更端遞及焉踰冠之年以文戰少不利鬱鬱成疾然日夕一編手不停披父叔慰令少弛則對曰無憂也兒非此將何以療吾疾乎既而遭喪内外釁起君曰吾

將以三自反當之夷然不與較而學亦不為少輟垂壯遭母朱孺人喪方侍湯藥時形疲於醫禱神頼於憂思幾與母俱殆比殁而哭之哀藥與粥糜間漸以得蘇時方卜居海上聞有甚而欲甘心者則又歎曰盍還吾桑梓乎既畢窀穸遂渡黄浦來邑城卜築於東偏數與其賢者接風物之佳花朝月夕有酒與茗甌並陳笑言與歌曲間發性不食酒而好客甚往往至於夜分君平生於交道尤善也雖所甚暱必以莊中有可否直吐之否

則默然終不為浮游也客聞其博雅多自遠方來未嘗以疾辭從容晤言或至浹旬終無倦色每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彼不能知徒謂君此好為名耳豈不相去遠哉君既自負其才以為幸得售可以少見於世故始而用之該博比抱痾則以暇寄之於林麓一亭之搆一池之鑿榭而花者樓而眺者淵渟而以濯以舟者不惜釐其儲以快意中之豁然視夫持籌而會計孳孳然以務益其帑者不霄壤乎哉或有誚君一何不顧其後君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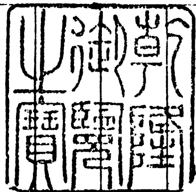
等之於焦鷦鼲鼠而已予嘗觀君之藏書矣自經史百家而下至於稗官野史之編板而傳者筆而秘者有不見不聞耳苟力所及何異渴饑若夫象犀珠玉之珍雖亦篋藏以為翫此寄也非其好也間嘗以語我自踰强望衰以來所未忘情者獨書耳吾撫姊之子名之曰穀似始生而鞠育焉少長而訓課焉亦已為諸生矣可以讀此矣吾曰望之有同祖弟弘執弘雅焉如以世嫡生子即吾子也日可俟焉能讀即讀之不能讀則謹藏之

以俟其勿令散逸焉此吾志也非數世之交而孰與言之予聞斯言為之酸楚三歎君既抱沈痾無復當世之志讀書之暇頗多著述若蟲天志小字錄枕中草諸編已行於世久矣别有救荒書免置野談印録續枕中草箧藏以俟後人惜也君之敏而好學而甫壯即困於病不獲竟其學又未嘗少見之行事而遽以羸瘵促其天年此予所為抆淚而叙次之以乞銘於當代之名公者也初沈之先自郡城東遷瀕海以居其家於北者有給

事公焰御史公灼先後起家進士仕於弘治正德兩朝從兄弟也而君其裔孫家於南者為族子廣信守公諱陽以嘉靖庚戌進士宰邑治辦有聲擢侍御史升朝矣而隆慶初僅終於郡守先君之師而恭也甫卅即獲侍焉有從子紹僖於君為叔父薦於鄉仕於朝官至兵部郎先君數月卒君之少也父黨咸謂蘭茁其芽茗發可期而一疾纏綿年止及衰嗚呼天乎何厚其稟而嗇其施乎君之自隣境還而定遷也先後來為邑者皆以疾

困不能旅謁然莫不慕其賢與通書問且揭德振華以表閭焉當是時大臣有疏薦巖穴之材者如茅斯拔而君獨恬然高尚不為起也人尤以是稱之比葬而君之從父昌國嗣子轂似叙次其世系行實屬為撰次以乞銘其墓君之歿以天啓丁卯九月晦距其生萬歷戊寅八月十二日享年五十其配李鄉貢涵全君之女也先君一年卒别自有狀轂似娶於顧生男駿發駿惠駿聲女一人卜以是歲冬十二月吉日合祔於江灣新阡去

考妣之昭若干步而通家婁堅為之狀以乞銘其墓



學古緒言卷十二